

新编京剧《响九霄》的多向度追求

赵惠芬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 050021)

河北省京剧院推出的由杨舒棠编剧、裴艳玲主演的新编京剧《响九霄》自公演以来,反响强烈,曾在中国戏剧节、中国京剧节、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等多次获奖,并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近期,他们对剧目从文本到二度创作又进行了修改,使剧目整体上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鲜明体现出多向度的艺术追求,成为中国当代戏曲的“有效积累”。

一、对诗文之美的追求

“剧诗”是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特征的高度概括,诗文美是中国戏曲的重要传统和美学品格。好的戏曲就是以诗写成的剧,是以剧的形式作诗。戏曲的音乐、表演无不是这种“诗美”的体现。唱念做打,一切都是合韵律和节奏的。正如王评章先生所说:“戏曲的古诗文之美,可以说直接引发、催生出音乐之美、表演之美的……只有诗的曲词,才能把曲牌音乐之美完整地表现、发散出来,丝丝入扣到骨髓里的恰到好处表现出来。”(见《戏曲的创新与坚守》《中国戏剧》2011、3)中国的戏曲创作自古就有文采派和本色派之分,但就是被称为本色派的杂剧剧本也同样讲究诗文之美。杨舒棠剧作素以文辞优美著称,尤其唱词写得好,文采斐然又情感充沛。他创作的新编京剧《响九霄》鲜明体现出这种诗文之美的追求。正如该剧主演、剧本策划裴艳玲先生所言,剧本的语言与音乐板式相连,不是话剧加唱式的,是原汁原味的京腔大戏。剧作的唱词甚至念白读来朗朗上口,疾徐有致,唱念起来亦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而且具有浓郁的抒情性,给人愉悦的审美享受。幽幽的蓝光笼罩下,空旷的舞台上,一座坟茔孤然兀立。响九霄一身缟素,脚步踉跄,泪光潸然,痴痴脱下身上的长袍轻盖在坟茔之上,戚戚然唱着“天昏昏乱云飞大雪飘飘,……问棺内孤魂伶仃身可冷?……在这条凄惨荒野古道,为师我唱一个堂会你一个人瞧。……无有贴云片,无有缠围腰,无有那丝弦伴,无有那锣鼓敲,隔着三尺土,轻声把你叫,我今日要把心里的话儿往外抛……你喜欢的这双眼哪,——为你把眼泪掉!你喜欢的这双手啊,——把你的芳魂抱!你喜欢的这双脚呀,我要一步一步围着你转千遭。……”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真切感受到响九霄内心巨大的悲苦和哀伤,可谓泣血锥心。隐忍深久的情感,如决堤的洪水一泻而下,对爱徒的怜惜、对痛失爱情的追悔,对知音难觅的茫然,对从艺艰难的感慨……百感交集,都集于此一段唱腔中,能不让人潸然泪下?泪眼朦胧中我们沉浸在无限的诗意美中陶醉又沉醉。诗化的剧本产生了诗化的表演,从而产生了诗化的舞台。

二、对形式之美的追求

中国戏曲无疑是形式的艺术,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戏曲的形式就是内容,有时甚至形式优先于内容。唱念做打之美、程式曲牌之美也就是戏曲的魅力之所在。形式思维、程式思维也就是戏曲思维、戏曲审美思维。因而曲折合理的情节、复杂深刻的人性并不为戏曲美学所关注,反而单纯清晰的戏剧情节,繁杂多变的表演形式,正是中国戏曲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核心的美学特征。中国戏曲的舞台因为演员而生动。演员是形式美的体现者,又是剧作思想的载体。《响九霄》所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创作原则,将形式美的追求作为主要艺术诉求来实现。

剧剧本就是为裴艳玲量身创作的,应该说这对剧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对舞台性的高度重视,对表演艺术的高度尊重,最大限度地为演员提供展示的空间和突破的可能。《斗牛宫》《蜈蚣岭》等几段戏中戏的设置,一会儿是向人间播洒美景的妖娆的仙女,一会儿是满腔悲愤仓皇逃命的武松,既充分展示了演员裴艳玲精湛的艺术造诣,又符合剧中人响九霄的身份,给观众多重审美享受。而响九霄与清兵搏斗时精彩的开打,一招一式,都是合规规范传统的设计,展现了戏曲规范的程式美;晓霞遇难后响九霄悲情难禁,围着爱徒的坟茔,脚步散乱,声音哽咽,泪飞如雨,体现的是突破程式、深入人物的曼妙的表演美;戊戌六君子被杀后,响九霄站在高台之上,铿锵悲愤地吟诵悼亡词,展示的是“千斤念白”的无限魅力。同时这一切又与故事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紧密结合,成为揭示主题,表现人物,体现剧作家主体意识的重要情节。

三、主题表现上现代意识的自然融入

说《响九霄》是当代戏曲的“有效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充分继承戏曲传统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与现代意识的对接。《响九霄》没有按照惯常思维,把响九霄积极参与变法的行为简单解释为忠奸斗争,更与忠君意识无关,而是紧紧与人物命运和内心追求相结合。响九霄演出新剧《斗牛宫》,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展示演员能生能旦的演艺才能,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响九霄是一个具有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渴求和本能的看重,在他看来大到国家,小到艺术,都是“变则通”,这与谭嗣同、康有为等进行的变法活动相一致,也因此对变法方如此热衷,甚至甘愿冒被杀头的危险。参与变法活动是他在艺术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条道路,他的家国情怀与个人理想相一致,所以才会义无反顾。在新版《响九霄》中还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腻和合理的表现,增加了比较浓郁的情感色彩。在剧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围绕变法而进行权势争斗过程中,增加了母子之间的感情浓度,特别是慈禧太后的心理刻画,寥寥数笔,甚至仅仅是语言口气转折,就突出了她对光绪皇帝是又恨又爱,又怒又怜的复杂感情。使慈禧太后从一个政治符号一定程度上还原为一个“人”,使他们的关系在无情冷酷的权势之外具有了人性的温度和柔软,是冰冷政治之外的情感温润。这是站在当代对历史的深度审视。

《响九霄》的舞台呈现也体现出坚守与创新的明显追求。既写实又写意的舞台时空,明明感觉到了“一桌二椅”的千变万化,又分明切实看到了街上叫卖的商贩、戏楼中的千回百转、皇宫中的血雨腥风……整体体现了裴艳玲所追求的“舞台上可以不用一桌二椅,但心里不能没有一桌二椅”的艺术境界。

《响九霄》这种多向度的艺术追求,为我们当代戏曲创作提供了多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作者简介: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大舞台》执行主编